

神话的普遍性，主体的独特性

理查德·阿比波（Richard Abibon）

在文章《社会二元结构是否存在？》中，列维-斯特劳斯从以下的人种学的观察出发：在所有的陆地上，原始村庄从来都是分为两部分。这样的分裂可以根据直径的或是同心的分界来实现，或者是在一个更加精细形成的地形中、在一个至少有三个村落集合而成的体系中。它的目的在于物质财富和婚姻安排的分配。人们不去吃自己打猎回来的东西，他们把它提供给村庄的另一半。人们不娶他自己氏族内部的人，而是在村庄的另一半中寻找妻子。在更加细化的分析中，列维-斯特劳斯表示，这一二分法可以通过分裂成三个部分而变得更加地复杂。我们将在后文会再回到这个问题上。

在我们西方的传统中，在弗洛伊德之后，我们将这称作是乱伦禁忌（人们不与自己氏族的女性结婚），以及它的后果，俄狄浦斯情节，它表示了对母亲的欲望，但被作为禁止法律的持有者的父亲所阻止。在这些所有的村庄中，如果我们去问土著居民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会回答那是因为他们从来都是这样做的，因为他们的父辈这样做，因为他们的祖先这样去做。有时候，他们会用一个讲述了世界起源、人类起源、部落起源的神秘故事来加以解释。这个故事解释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分裂。在我们的传统中，是俄狄浦斯的故事最好地对它进行了阐释。在非洲的班巴拉传统中，是 Nianangoro 的故事。还存在着其他有着极其丰富多样的形式的故事，它们表现出了同样的结构。这就是呈现了原始村庄的地理学所表示内容的另一种方式，人们从那时起就可以读到拓扑记载的关于乱伦禁忌的最早的草图。

这一决定了婚姻的法律很显然地是支配生育的另一种方式。这正是为什么它涉及到祖先生育的方式，它是起源的起源。在法文中，“起源”这个词可以看作是“最初的生育”的意思。

从普遍性到独特性

然而，这就是每个个体对他自己最感兴趣的地方。即使当我们尚未知晓这一

点的时候，我们已然一直都面对着关于我们自己主体起源的疑惑，并且我们努力寻找去了解它，因为，正是在这个我所来自的、我所起源的地方，我可以得到支撑，去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也会知道我将成为什么样子。有时，人们满足于社会提供给我们的解释。然而即使这样的解释阐释了世界的起源、土地的起源、人类的起源、国家的起源，但它却从未回答我所是的独特的主体的起源。这一点是俄狄浦斯所缺失的，他完全知道如何回答狮身人面像提出的谜，用普通词来说就是：人。但是他却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登陆在这一人性之中。是人性将他推入到了灾难中，他和他的人民。

我总是会做略微类似于这样的梦：我有另外一个公寓，在某处的另一栋房子，我已经把它忘记了一个住所，它突然地出现在我的记忆中。我应当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通常，我在那儿找到一个堆满了脏东西、破东西的满是灰尘的陈旧的公寓。在记忆中的顶楼里留下了一些迹象，通过分析，我可以重塑出我的俄狄浦斯情节和阉割情节。总是留有剩余，这些混杂、肮脏的事物，我没有去描述它们并且我将它们称作是实在的，因为我们不可能为它们找到一个表象。

这一在“在意识中我所了解自我”和“另一个公寓”之间的分裂再一次地表示了原始村庄的二分化。正是在我自己身上被忘记的部分那里，我放置了所有我不愿再记起的陈旧的事物。我对于母亲的性欲的爱恋，对替代了我的位置而占据了母亲的父亲的憎恨。换句话说，是我所被禁止去结婚的村庄的这一半。在那里我度过了我的童年，并且我离开了它，像是所有的土著为了在妻子的茅屋中安家而离开了母亲的茅屋一样，随之而来的是他的祖先在他之前就曾经借用的方式。在另一个公寓中也陈列着所有想象能够构建的幻想，有时以现实为支撑，有时支撑在实在之上，重建了我（被）受孕的、怀孕的、出生的和命名的故事。

关于我命名的故事，我的第二个姓，**Auguste**，奥古斯特，来自于我的爷爷。一天，我梦到了全套的中国的瓷器茶具，我之前总会在父母那里看到它们。从未有人谈论过它们。我只知道是爷爷把它们从中国带回来的，他在非常东方的地方做生意。在我的梦中，瓷器上，着色、上漆的中文与它们的支撑物相脱离了，它们重新获得了第三维度，并且拿着很大的军刀来攻击我。我用口吃了他们，一个接着一个，通过分析和合气道的联合作用，我已经学会了如何让自己去面对来自大祖先的那些禁令。我重新获得了他曾经赚取而后又失去的财富。用我的刀，我

刺伤了它们，尤其是在胯的位置，这是一个轻微的移置，是为了展现我将曾经遭受的阉割回敬到它们身上。这是生育的另一种形式，至少是以一种希望的形式：我在阉割中，我重构完好的自己，让它们去遭受它，也就是说重新构建我的财富，但是是我自己做主，并不是通过祖先的禁令。

在分析了成千的梦之后，我最终理解到，当符号在事物前受挫的时候，它将自己出现在这个位置上。符号，是表象的功能，也就是说是编织表象的机器。为我保留了祖先生活而唯一留下其迹象的那些中国人（瓷器上的），从表面上离开了它们表象的状态，以便成为现实的一部分。然而它是梦的现实，也就是说是表象的另一种形式。它们填补了我对于他的生活以及灾难的知晓的空白，这灾难则是在他发财之后突如其来的破产，也正是这个让我变成了“richard”（理查德/富翁），是我父母给我的命名，以避免这一不幸。Richard，理查德，是的，但是也是 Auguste，奥古斯特（有“伟大”之意）。

这一知晓的空白于是关乎所有我自己进入符号之前所经历的事件，也就是在学会说话之前。知晓的空白也关乎所有这些东西，尽管我在逐渐地掌握语言，但这些东西没有完全地找到表象，也没能找到言说用的词，没有找到可以画在纸上的图画，没有找到可以寄给谁的信。然而，这些事件以非书写的形式在记忆中留下了登记的痕迹，留下了没有在表象的世界里接受什么编码而登记的感知觉：视觉方面，是这些填充了“另一个公寓”的不可能去描述的混杂的事物，听觉方面，是这些无法去理解的声音，我无法解释的咕咕啾啾的话，在梦中，像是一门外语，并且注明了是在那个即使是我的母语对我来说也是外语的时期。一个词，实在，抵抗了所有在现实的想象和符号界中的翻译。

然而，实在的元素就处在（有时立足于现实中搜集的一些字母的）想象的故事的边上，一旦得以解码，它们则讲述着我的受孕、我的怀孕、我的出生、我的阉割、我的命名。所有的这些方式除了是生育的元素之外什么都不是：我是如何被怀上的，来到这个世界，作为一个有性别的身体，之后作为一个主体被命名。我们知道，无疑通过其中的一些梦，人们能够重建讲述了他们作为人的起源的相似的故事。而回过头来，对于他们的作为起源的替代者并没有出现在梦中，也没进入到他们的解码中。在所有的故事中，石祖，父亲和母亲，一直都起到主要的角色。

并不是单独地，它们可以以各种隐晦的形式出现。比如说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现一艘船：火车所进入的一个隧道，这是在知觉中的石祖，火车离开隧道，这是出生，穿过一个狭窄的门，这仍然是出生。沿着悬崖峭壁，或是窗户，或是不论什么高的点的边上走，冒着可能会掉下去的风险，掉下去或是没有掉下去，这仍然是母亲正在失去的石祖，通过对她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阉割的出生的方式。建立一个像是横穿道路的带子一样的符号的障碍，阻挡猛烈的追逐者，但是无法去描述.....所有的这些都是在实在和想象、符号界之间的限制的外部模式。

对于无法编码为表象的感知觉的实在，应该在其中加入对于感觉女性的空洞的不可能性，就像是不管什么空洞一样，它只能在边缘上取得它的存在。这些边缘之一的就是性别之间的对照，这一空每次出现时都会规律地出现石祖。

从独特性到普遍性

在这里我要带来我对中国文学中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的名字的阐释：孙悟空，孙猴子，或是悟空（意识到空），告诉了我最为接受的译法。出于我习惯的普遍性，并非是由于个人性情的安排，而是由于对我的梦的分析，我要说：洞的意识，请参照刚才我所标注的女性性的不可能的知觉。这也是在所有的无法符号化的意义上的实在的意识，在现实中留下了一个洞，想象的洞和符号中的洞的结合，就像在拉康的 I 图示中一样，是 R 图示的精神病的改道。因此，是他疯狂的意识。

在我看来，这很好地注意到了他所能够实现的暴力，很像是在非常任性的孩子王那里一样，而尤其是一个在学习语言的孩子，他把事物破坏掉从而强迫使它们进入到表象的世界中去。这就是去玩 fort-da 的游戏。这时他以他的方式去做的，在其他的与混乱的魔王的斗争之中，我可以命名为实在的魔王，如果我有这个自由的话。

像所有的孩子一样，他想要取代父亲的位置，也就是说是天帝（玉皇大帝）¹的位置。于是将他的宫殿理解为是皇帝配偶的隐喻，对这个出生于石头的孩子来说的母亲替代者。故事中讲到他把皇后的随从都弄睡着了，随后邀请他们，把那些所有他没有被邀请来享用的美味都吃得饱饱的。因而要像梦的语言一样地

¹ 译者注：原文指的是 L'empereur du ciel，直译为天帝，这里应指玉皇大帝。

去捕捉它，去将它解码。可以理解到，在睡眠之中，人们可以梦见占据所有母亲的温柔²，尤其是如果，像他一样，我们没有被邀请来。人们永远都未曾被邀请来从性的方面享用母亲。

另一个享有母亲的方式，要更加的古老，在于想要回去到她的肚子里，为了呆在那里。我在成百上千的个人的梦中发现了这一幻想，在我的分析者那里也是这样。回到他所缺少的起源那里，为了去寻找这一起源的不可能的表象……像是这种快乐的附加的利益，去重新返回到婴儿、胎儿、胚胎、母亲的补充成分，也就是说，母亲的石祖。故事中讲到，刚刚从石头蛋里出来，孙悟空帮助一群猴子穿过了瀑布，来到了瀑布后面的山洞里。人们在这里看出，以一种稍显隐晦的方式，这一情节是返回到子宫那里。

我们的英雄也叫做孙猴子，Sun Houzi，孙子猴。这里的言下之意，我们说，猴子，我们的祖先，因为它要比所有的人类都要老。这是他的角色的另一面，也是相反的方面。同样地，他可以表现为一个糟糕的孩子，如同他也知晓事理，就像在皇帝的宫殿中完成了“乱伦”之后。于是，他通过带回所有他能带回的东西来分享给他的伙伴，重新获得了他的王国，像是弗洛伊德所创造的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一样。在后者中，在杀了父亲之后，兄弟之间定下规则，来分享女人和财产，用一种避免突然出现另一个独占所有东西的暴君的方式。因而他给他的群体所带来的，在事物之上，是分享的法律，与把所有的村庄一分为二的必要的分裂完全如出一辙。猴子的“另一个公寓”，是他可以实现他所有的欲望的天上的王国。并且他知道，很机灵的，必须要回到自己的王国中，现实中的王国，在那里他应当和其他的猴子一起去建构。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让列维-斯特劳斯作出*不存在双重组织*这一结论的第三项。这个第三项，是分离，断裂，法律的持有者：必须要分享的法律，重中之重的是在两个部分之间的妇女（或是男人）的交换。这一断裂，伴随着梦中我爷爷的中国人军刀，突然发生在我身上。这一断裂，归根结底，是语言的法律，正是归功于它，人们才能去谈判交换的条例，也就是说，将表象置于起源的债务之上，是另一种谈论洞的方式：我给了你某个东西，它制造了一个洞，一个债务，因此你要把它再还回给我。第一个债务是从何而来的呢？我们无从得知，那是一

² 译者注：此处的“温柔”与上文中享用天庭的美味中的“美味”在法文中为同一个词：“*douceur*”，表示甘美、愉悦、温柔，视语境而定。

个缺少表象的洞。因此，人们就有了大量的工作，对神明、对祖先的献祭，对父母和通过圣诞老人的故事而对孩子的奉献。孝顺的子女，在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在西方这一点也不会逊色，因为起源的创始者们采取了非常多样化的形式。奉献对于造物来说是去实现 **fort-da** 的一种方式，通过把以生命的、客体的、金钱的、祷告的形式呈现的造物的表象扔进洞中，也就是说，归根结底地：言说。一把在词和物之间挖出洞的大刀。

人身上更加普遍的地方就在于，他永远都是独特的个体这一事实。

另外一个中国的传说也挖掘了这个沟渠。是神笔马良的故事。它展现了词与物之间界限的脆弱性。马良是一个很有绘画天赋的孩子，一个先人（一个老头，鸟的主人，根据故事的版本）托付给他一支神奇的笔。这一工具具有可以重新赋予画下的事物以其现实面貌的特性。他刚刚画下的一匹马就获得了三维的维度（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去考虑下数字“3”），并且在草地上跳跃。我做的关于中国勇猛军人的梦也和马良一样有着同样的能力。而作为基础的，后者是贫瘠的：他于是找到了去充实、去实现他所有的欲望的方法，像孙悟空一样。但是像是他猴子一样的原型，他只是去有辨别力地使用他的才能，没有忘记去分享。他只是画了可以帮助农民工作的工具。大人物强迫他超出理智地去用他的才能变得富有，去变出金块，像是孙悟空在天庭上想要享受所有的乐趣一样。但是马良击败了他错误滥用的对手并且让节制、适度的法律取得了胜利。

在故事的一个版本中，为了逃避那些想要滥用他神笔的人，他停止了画画，以便把魔法藏起来。于是他的画就停留在纸张的二维的水平上。他明白，缺失将伴随着书写，对后者来说，一直都缺少着现实的第三个维度。这可以联系到古希腊人只用划了杠的或是破损的形式才去表现危险的动物，为了避免象形文字让他们在纸张上显现出来。词并不是物，这是用话语来交换、交流的条件。有时应当去重新想起这一点，就像是人们召回法律一样，通过在两个表象的部分之间实现一个空洞的断裂，去见证词和物之间的断裂，村庄中的断裂是它的另一种变形。通过这一断裂，食物和女人不再是事物，而是价值：交换的价值，填补着债务，用未来的债务来抵押。

面对着去表象起源缺失的不可能，通过去回想世界的起源，在库尔贝看来，

这是母亲的性，创造了成为所有事物的起源的符号的笔的传说。实际上，事物只有一旦通过交换才能成为客体，也就是说债务，缺失，并且自然还是通过表象。于是它们成为了缺少了实在的一部分的现实的全部。马良则是圣经中用命名创造了一切事物的上帝的另一种形象。如果说笔的第一种用处是在于书写，第二种功能则是通过语言，但后者只是具有以文字的形式固定在记忆中的功效。神笔，是通过固定一个字母，允许表象重新出现在意识中的记忆的功能，因而比现实的事物要鲜活得多，但又与之不同。以牺牲交换，也就是牺牲了其他人，为代价而想要取得所有的东西的对权力的滥用，这是犯了乱伦的罪行。人们在这里看到一种乱伦的形式，这是词与物的交配。

人们可以将神笔与孙悟空的金箍棒相对照，金箍棒允许了孙悟空去完成所有的奇迹。它可以自如伸缩的能力很明显地可以理解为是从石祖那里取得了它的原型。它制造了奇迹就像男性器官制造了快乐和孩子一样，像是马良的笔制造了现实的事物。如它一般，它可以为了交换的和平而被拿来使用，也可以为了与混乱的魔王所带来的无法表象的事物作战。在实在的空洞的边上，永远存在着石祖和生育的表象。

在令人惊叹不已的陕西历史博物馆³中可以看到另一种形式。由于可以在乌龟的甲壳上找到汉字的起源，所有书写的支撑的石碑都通过乌龟来得以流传。于是，每一个文本以书写方式（如同将石祖置于母亲之上的乱伦）找到了立足之本。

东方/西方：女性/男性？

提出“是否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如此地相对立”这样的问题是徒劳的，对于前者来说，创造者的形象是男性的，但在中国的神话中，是女娲，一个女人，创造了人类。孙悟空是带着金箍棒的男性角色，马良同样是有他的笔，是一个老人、先人把这支笔给了他，他自然是这个创造工具的创造者。另一方面，西方的圣经在人类起源那里也拥有女性，被忘记了在亚当和夏娃之前的莉莉丝。最终，人们可以看到一种结构的观点，创造并非男人或是女人的，它是在石祖意义上的男性，它完全只是表象的一个代理：存在于洞的边上，试图将其堵住。因而：不存在没有洞的石祖。她或他是断裂意义上的第三者，这一断裂通过创造交换条件

³ 译者注：原文为 L'extraordinaire bibliothèque de pierre de Xi'an，直译为十分卓越的西安的石头图书馆，这里理解为陕西历史博物馆。

（即表象）而使法律得以产生。在所有的书写、着色、绘画中，它（表象）通过第三个维度的缺席而在场。它在莫比斯带的图形中得以表现，断裂处也是曲面，没有三次扭转的话，它是不会存在的。

（金洪波 译）atoineriviere0615@gmail.com